六

五代史記卷第二十三

歐陽修撰

徐無黨注

梁臣傳第十一

楊師厚潁州斤溝人也少事河陽李罕之罕之降晉選其麾下勁卒百人獻于晉王師厚在籍中師厚在晉無所知名後以罪奔于梁梁太祖以爲宣武軍押衙曹州刺史梁攻王師範師厚戰臨朐擒其偏將八十餘人取棣州以功拜齊州刺史太祖攻趙匡凝於襄陽遣師厚爲先鋒師厚取穀城西童山木爲浮橋渡漢水擊匡凝敗之匡凝棄城

走師厚進攻荆南又走匡凝第匡明功爲多拜山南東道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知俊反攻陷長安劉鄩牛存節等攻之久不克師厚以奇兵旁南山入其西門降其守者遂克之晉周德威攻晉州以應知俊師厚敗之于蒙阬以功遷保義軍節度使徙鎮宣義是時梁兵攻趙久無功太祖病卧洛陽少間乃自將北擊趙師厚從太祖至洹水夜行迷失道明旦次魏縣聞敵將至梁兵潰亂不可止久之無敵乃定已而太祖疾作乃還明年少間而晉軍攻燕燕王劉守光求援於梁太祖爲之擊趙以牽晉屯于龍花遣師厚攻棗彊三日不能下太祖怒自往督戰乃破屠之進圍磁縣晉史建瑭以輕兵夜擊梁軍梁軍大擾太祖與師厚皆棄輜重南走太祖還東都師厚留屯魏州明年太祖遇弒友珪自立師厚乘間殺魏博將潘晏臧延範等逐出節度使羅周翰友珪因以師厚爲天雄軍節度使自太祖與晉戰河北師厚嘗爲招討使悉領梁之勁兵太祖崩師厚遂逐其帥而稍矜倨難制故時魏恃牙兵其帥得以倔彊羅紹威時牙兵盡死魏勢孤始爲梁所制師厚已得志乃復置銀槍效節軍友珪陰欲圖之召師厚入計事其吏田溫等勸師厚勿行師厚曰吾二十年不負朱家今若不行則見疑而生事然吾知上爲人雖往無如我何也

乃以勁兵二萬朝京師留其兵城外以十餘人自從入見
友珪友珪益恐懼賜與鉅萬而還已而末帝謀討友珪問
於趙巖巖曰此事成敗在招討楊公爾得其一言諭禁軍
吾事立辦末帝乃遣馬慎交陰見師厚布腹心師厚猶豫
未決謂其下曰方郢王弒逆時吾不能即訐今君臣之分
已定無故改圖人謂我何其下或曰友珪弒父與君乃天
下之惡均王仗大義以誅賊其事易成彼若一朝破賊公
將何以自處師厚大悟乃遣其將王彥賢至洛陽見袁象
先計事使朱漢賓以兵屯滑州爲應末帝卒與象先殺友
珪末帝即位封師厚鄴王詔書不名事無巨細皆以諮之
然心益忌而畏之已而師厚瘍發卒末帝爲之益又賀於宮
中由是始分相魏爲兩鎮魏軍亂以魏博降晉梁失河北
自此始
王景仁廬州合淝人也初名茂章少從楊行密起淮南景
仁爲將驍勇剛悍質略無威儀臨敵務以身先士卒行密
壯之梁太祖遣子友寧攻王師範于青州師範乞兵於行
密行密遣景仁以步騎七千救師範師範以兵背城爲兩
柵友寧夜擊其一柵柵中告急趣景仁出戰景仁按兵不
動友寧已破一柵連戰不已遲明景仁度友寧兵已困乃
出戰大敗之遂斬友寧送其首報行密是時梁太祖方攻

鄆州聞子友寧死以兵二十萬倍道而至景仁閉壘示怯
伺梁兵怠毀柵而出驅馳疾戰戰酣退坐召諸將飲酒已
而復戰太祖登高望見之得青州降人問飲酒者爲誰曰
王茂章也太祖歎曰使吾得此人爲將天下不足平也梁
兵又敗景仁軍還梁兵急追之景仁度不可走遣裨將李
虔裕以衆一旅設覆於山下以待之留軍不行解鞍而寢
虔裕疾呼曰追兵至矣宜速走虔裕以死遏之景仁曰吾
亦戰於此也虔裕三請景仁乃行而虔裕卒戰死梁兵以
故不能及而景仁得全軍以歸景仁事行密爲潤州團練
使行密死子渥自宣州入立以景仁代守宣州渥已受
宋宣州故時物景仁惜不與渥怒以兵攻之景仁奔于錢
鏐鏐表景仁領宣州節度使梁太祖素識景仁乃遣人召
之景仁間道歸梁仍以爲寧國軍節度使加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久之未有以用使參宰相班奉朝請而已開平四
年以景仁爲北面招討使將韓勍李思安等兵伐趙行至
魏州司天監言太陰虧不利行師太祖亟召景仁等還已
而復遣之景仁已去太祖思術者言馳使者止景仁於魏
以待景仁已過邢洺使者及之景仁不奉詔進營於柏鄉
乾化元年正月庚寅日有食之崇政使敬翔白太祖曰兵
可憂矣太祖爲之旰食是日景仁及晉人戰大敗於柏鄉

景仁歸訴於太祖太祖曰吾亦知之蓋韓勍李思安輕汝爲客而不從節度爾乃罷景仁就第後數月悉復其官爵末帝立以景仁爲淮南招討使使攻廬壽軍過獨山山有楊行密祠景仁再拜號泣而去戰于霍山梁兵敗走景仁殿而力戰以故梁兵不甚敗景仁歸京師病殂卒贈太尉

賀瓌字光遠濮州人也事鄆州朱宣爲都指揮使梁太祖攻朱瑾于兖州宣遣瓌與何懷寶柳存等以兵萬人救兖州瓌趨待賓館欲絕梁餉道梁太祖略地至中都得降卒

[illegible]瓌等兵趨待賓矣以六壬占之得斬關卦名以爲吉乃選精兵夜疾馳百里期先至待賓以逆瓌而從黑兵失道旦至鉅野東遇瓌兵擊之瓌等大敗瓌走梁兵急追之瓌顧路窮登塚上大呼曰我賀瓌也可勿殺我太祖馳騎取之并取懷寶等數十人[illegible]其卒三千餘人是日天風揚沙蔽天太祖曰天怒我殺人少邪即盡殺降卒三千人而繫瓌及懷寶等至兖城下以招瑾瑾不納因斬懷寶等十餘人而獨留瓌瓌感太祖不殺誓以身自效從太祖平青州以爲曹州刺史太祖即位累遷相州刺史末帝時遷左龍虎統軍宣義軍節度使貞明元年魏兵亂賀德倫降晉晉王入魏州劉鄩敗于故元城走黎陽貝衛洺磁諸州皆入于晉晉軍取楊劉末帝乃以瓌爲招討使與謝彥章等屯于

行臺晉軍迫壤十里而柵相持百餘日壤與彥章有隙伏甲殺之莊宗喜曰將帥不和梁亡無日矣乃令軍中歸其老疾於鄴以輕兵襲濮州壤自行臺躡之戰于胡柳陂晉人輜重在陣西壤軍薄之晉軍亂斬其將周德威盡取其輜重壤軍已勝陣無石山日暮晉兵仰攻之壤軍下山擊晉軍壤大敗晉遂取濮州城德勝夾河爲柵壤以舟兵攻南柵不能得還軍行臺以疾卒年六十二贈侍中有子光圖凡言有子某者皆仕皇朝有聞

王檀字衆美京兆人也少事梁太祖爲小校尚讓攻梁戰尉氏門檀勇出諸將太祖奇之遷踏白副指揮使從朱珍略兵東方戰數有功梁與蔡兵戰板橋李重胤馬踣爲蔡兵所擒檀馳取之并獲其將一人從太祖破魏內黃遷衛山都虞候復從朱珍攻徐州檀獲其將一人梁兵攻王師範檀以一軍破其密州拜密州刺史太祖即位遷保義軍節度使潞州東北面招討使王景仁敗於柏鄉晉兵圍邢州太祖大懼欲自將救之檀止太祖請自拒敵力戰卒全邢州以功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進封琅琊郡王友珪立徙鎮宣化貞明元年又徙匡國是時莊宗取魏博檀以謂晉子悉在河北乃以奇兵西出陰地襲太原不克而還徙鎮天平檀嘗招納亡盜居帳下帳下兵亂入殺檀年五十

八贈太師謚曰忠毅

馬嗣勳濠州鍾離人也少事州爲客將爲人材武有辯梁太祖攻濠州刺史張遂遣嗣勳持牌印降梁揚行密攻遂遂又使嗣勳乞兵於太祖梁兵未至濠州已沒嗣勳無所歸乃留事梁太祖以爲宣武軍元從押衙太祖西攻鳳翔行至華州遣嗣勳入說韓建建即時出降天祐二年羅紹威將誅牙軍乞兵於梁梁女嫁魏適死太祖乃遣嗣勳以長直千人爲綵輿入魏致兵器於輿中聲言助葬嗣勳館銅臺夜與魏新鄉鎮兵攻石柱門入迎紹威家屬衛之乃益取魏中兵攻牙軍牙軍不知兵所從來莫能爲備殺其八千餘人遲明皆盡嗣勳中重創卒太祖即位贈太保

王虔裕琅琊臨沂人也爲人健勇善騎射以弋獵爲生少從諸葛爽起青棣間其後爽爲汝州防禦使率兵北擊沙陀還入長安攻黃巢爽兵敗降巢巢以爽爲河陽節度使中和三年孫儒陷河陽虔裕隨爽奔于梁是時太祖新就鎮黃巢秦宗權等兵方盛太祖數爲所窘而梁未有他將乃以虔裕將騎兵嘗爲先鋒擊巢陳蔡間拔其數柵巢走梁兵躡之戰于萬勝戍巢敗而東虔裕功爲多乃表虔裕義州刺史黃巢已去秦宗權攻許鄭與梁爲敵境大小百餘戰虔裕常有功秦賢攻汴南境太祖遣虔裕拒賢於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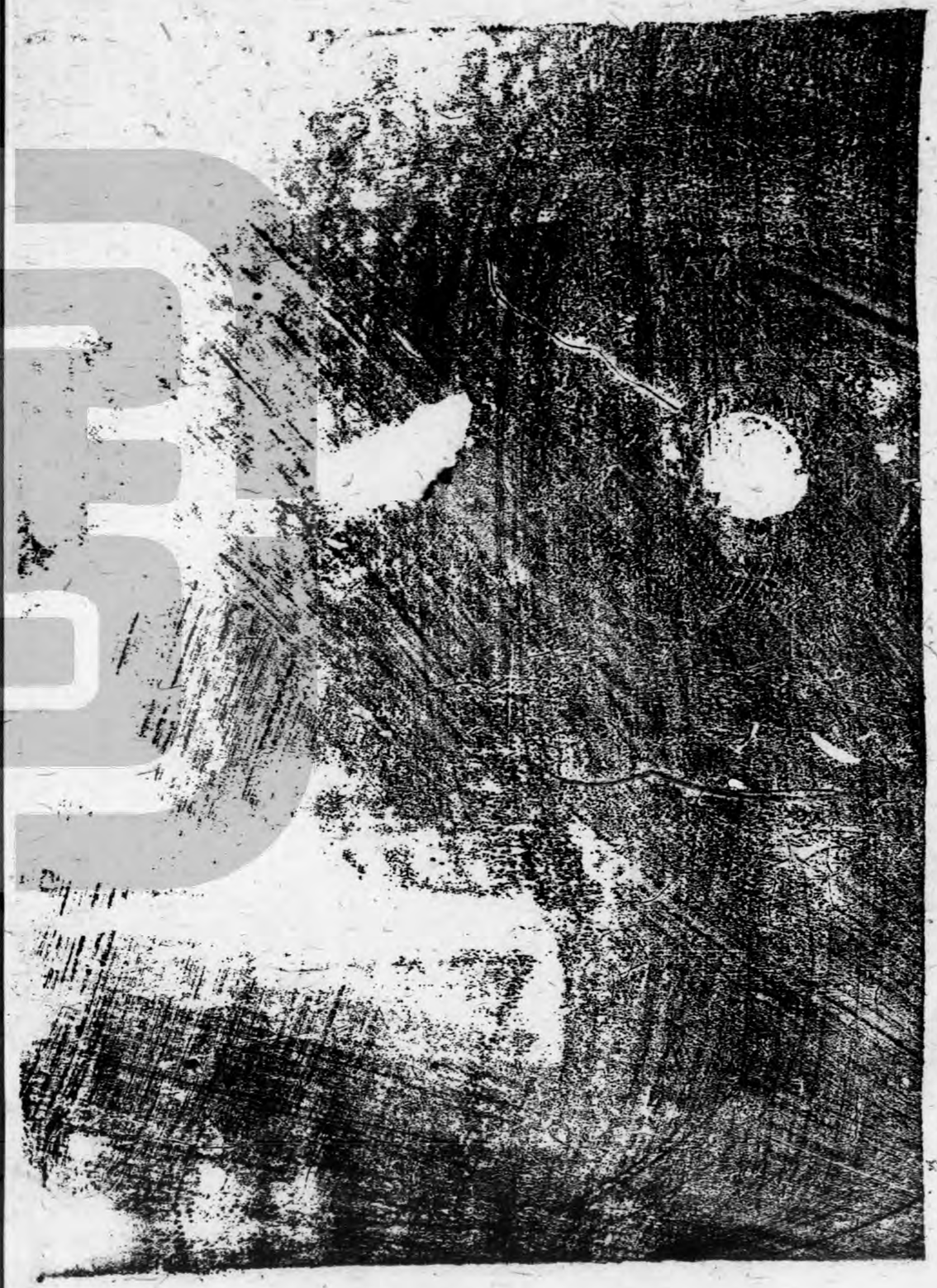
氏戰敗失一裨將太祖怒拘虔裕於軍中邢州孟遷降梁爲晉人所圍太祖遣虔裕以精兵百人疾馳夜破晉圍入邢州遲明立梁旗幟於城上晉人以爲救兵至乃退已而晉兵復來還軍虔裕降于晉見殺

謝彥章許州人也幼事葛從周從周憐其敏慧養以爲子授之兵法從周以千錢置大盤中爲行陣偏伍之狀示以出入進退之節彥章盡得之及壯事梁太祖爲騎將是時

[illegible]張善用步卒而彥章與孟審澄侯溫裕皆善將騎兵審澄溫裕所將三過三千彥章多而益辯彥章事末帝累遷

[illegible]國軍節度使貞明四年晉攻河北賀瓌爲北面招討使彥章爲排陣使屯于行臺彥章爲將好禮儒士雖居軍中常儒服或臨敵御衆肅然有將率之威左右馳驟疾若風雨晉人望其行陣齊整相謂曰謝彥章必在此也其名重敵中如此瓌心忌之彥章與瓌行視郊外瓌指一地語彥章曰此地岡阜隆起其中坦然營柵之地也已而晉兵柵之瓌疑彥章陰以告晉益惡之彥章故與馬步都虞候朱珪有隙瓌欲速戰彥章請持重以老敵珪乃誣彥章以爲將反瓌旦享士使珪伏甲殺之案澄溫裕皆見害

五代史卷第二十三



五代史記卷第二十四

歐陽脩撰
徐無黨注

唐臣傳第十二

郭崇韜代州鴈門人也爲河東教練使爲人明敏能應對以幹材見稱莊宗爲晉王孟知祥爲中門使崇韜爲副使中門之職參管機要先時吳珙張虔厚等皆以中門使相繼獲罪知祥懼求外任莊宗曰公欲避事當舉可代公者知祥乃薦崇韜爲中門使甚見親信晉兵圍張文禮于鎮州久不下而定州王都引契丹入寇契丹至新樂晉人皆

恐欲解圍去莊宗未決崇韜曰契丹之來非救文禮爲王都以利誘之耳且晉新破梁軍宜乘已振之勢不可遽自退怯莊宗然之果敗契丹莊宗即位拜崇韜兵部尚書樞密使梁王彥章擊破德勝唐軍東保楊劉彥章圍之莊宗登壘望見彥章爲重甎以絶唐軍意輕之笑曰我知其心矣其欲持久以弊我也即引短兵出戰爲彥章伏兵所射大敗而歸莊宗問崇韜計安出是時唐已得鄆州矣崇韜因曰彥章圍我於此其志在取鄆州也臣頗得兵數千據河下流築壘於必爭之地以應鄆州爲名彥章必來爭既分其兵可以圖也然板築之功難成奈何陛下日以精兵挑戰使彥章兵不得東十日壘成矣莊宗以爲然乃遣崇韜與毛璋將數千人夜行所過驅掠居人毀屋伐木渡河築壘於博州東晝夜督役六日壘成彥章果引兵急攻之時方大暑彥章兵熱死及攻壘不克所失太半還趨楊劉莊宗迎擊遂敗之康延孝自梁奔唐先見崇韜崇韜延之卧內盡得梁虛實是時莊宗軍朝城段凝軍臨河唐自失德勝梁兵日掠澶相黎陽衛州而李繼韜以澤潞叛而入于梁契丹數犯幽涿又聞延孝亡梁方召諸鎮兵欲大舉唐諸將皆憂惑以謂成敗未可知莊宗患之以問諸將諸將皆曰唐得鄆州隔河難守不若棄鄆與梁而西取衛州黎

陽以河爲界與梁約罷兵毋相攻庶幾以爲後圖莊宗不
悅退卧帳中召崇韜問計崇韜曰陛下興兵仗義將士疲
戰爭生民苦轉餉者十餘年矣況今大號已建自河以北
人皆引首以望成功而思休息今得一鄆州不能守而棄
之雖欲拓河爲界誰爲陛下守之且唐末失德勝時四方
商賈征輸必集新舊糧餉其積如山自失南城保楊劉道
路轉徙耗亡太半而魏博五州秋稼不稔竭民而歛不支
數月此豈按兵持久之時乎臣自康延孝來盡得梁之虛
實此真天亡之時也願陛下分兵守魏固楊劉而自鄆長
驅擣其巢穴不出半月天下定矣莊宗大喜曰此大丈夫

之事也因問司天司天言歲不利用兵崇韜曰古者命將
鑿凶門而出況成筭已決區區常談何足信也莊宗即日
下令軍中歸其家屬於魏夜渡楊劉從鄆州入襲汴用八
日而滅梁莊宗推功賜崇韜鐵券拜侍中成德軍節度使
依前樞密使莊宗與諸將以兵取天下而崇韜未嘗居戰
陣徒以謀議居佐命第一之功位兼將相遂以天下爲己
任遇事無所回避而宦官伶人用事特不便也初崇韜與
宦官馬紹宏俱爲中門使而紹宏位在上及莊宗即位二
人當爲樞密使而崇韜不欲紹宏在己上乃以張居翰爲
樞密使紹宏爲宣徽使紹宏失職怨望崇韜因置內勾使

以紹宏領之凡天下錢穀出入于租庸者皆經內勾既而文簿繁多州縣爲弊遽罷其事而紹宏尤側目崇韜頗懼語其故人子弟曰吾佐天子取天下今大功已就而羣小交興吾欲避之歸守鎮陽庶幾免禍可乎故人子弟對曰俚語曰騎虎者勢不得下今公權位已隆而下多怨嫉一失其勢能自安乎崇韜曰奈何對曰今中宮未立而劉氏有寵宜請立劉氏爲皇后而多建天下利害以便民者然後退而乞身天子以公有大功而無過必不聽公去是外有避權之名而內有中宮之助又爲天下所悅雖有讒間其可動乎崇韜以爲然乃上書請立劉氏爲皇后崇韜素廉自從入洛始受四方賂遺故人子弟或以爲言崇韜曰吾位兼將相祿賜巨萬豈少此邪今藩鎮諸侯多梁舊將皆主上斬袪射鉤之人也今一切拒之豈無反側且藏予私室何異公帑明年天子有事南郊乃悉獻其所藏以佐賞給莊宗已郊遂立劉氏爲皇后崇韜累表自陳請依唐舊制還樞密使於內臣而并辭鎮陽優詔不允崇韜又曰臣從陛下軍朝城定計破梁陛下撫臣背而納曰事了與鄉一鎮今天下一家俊賢並進臣憊矣願乞身如納莊宗召崇韜謂曰朝城之約許鄉一鎮不許鄉去欲捨朕安之乎崇韜因建天下利害二十五事施行之李嗣源爲成德軍

節度使從崇韜忠武崇韜因自陳權位已極言甚懇至莊
宗曰豈可朕居天下之尊使卿無尺寸之地崇韜辭不已
遂罷其命仍爲侍中樞密使同光三年夏霖雨不止大水
害民田民多流死莊宗患宮中暑濕不可居思得高樓避
暑官官進曰臣見長安全盛時大明興慶宮樓閣百數今
大內不及故時鄉相家莊宗曰吾富有天下豈不能作一樓乃
遣宮苑使王允平營之官官曰聚斂崇韜胥頭不伸嘗爲租
庸惜財用陛下雖欲有作其可得乎莊宗乃使人問崇韜
曰昔吾與梁對壘於河上雖祁寒盛暑被甲跨馬不以爲
勞今居深宮蔭廣廈不勝其熱何也崇韜對曰陛下昔以
天下之心今以一身爲意艱難逸豫爲患不同其勢自然
也願陛下無忘創業之難常如河上則可使繁暑坐羸清
涼莊宗默然終遣允平起樓崇韜果切諫宮官曰崇韜之
第無異皇居安知陛下之熱由是讒間愈入河南縣令羅
貫爲人彊直頗知崇韜所知貫入正身奉法不受權豪請託
宦官伶人有所求請書牘几案一不以報皆以示崇韜崇
韜數以爲言宦官伶人由此切齒河南自故唐時張全義
爲尹縣令多出其門全義厮養畜之及貫爲之奉全義不
盜縣民特全義爲不法者皆按誅之全義大怒嘗使人告
劉皇后從容爲白貫事而左右日夜共攻其短莊宗未有

以發皇太后崩葬坤陵陵在壽安莊宗幸陵作所而道路泥塗橋壞莊宗止輿問誰主者官官曰蠲河南因亟召貫貫至對曰臣初不奉詔請詰主者莊宗曰爾之所部復問何人即下貫獄獄吏榜掠體無完膚明日傳詔殺之崇韜諫曰貫罪無佗橋道不修法不當死莊宗怒曰太后靈駕將發天子車輿往來橋道不修鄉言無罪是朋黨也崇韜曰貫雖有罪當具獄行法于有司陛下以萬乘之尊怒一縣令使天下人言陛下用法不公臣等之過也莊宗曰貫公所愛任公裁決因起立以崇韜隨之論不已莊宗自闔戶門崇韜不得入貫卒見釋明年征蜀議擇大將時明宗之總管當行而崇韜以讒疑忌立大功為自安之計乃曰契丹為患北邊非總管不可禦魏王繼岌國之儲副而天功未立且親王為元帥唐故事也莊宗曰繼岌小子宜任大事公為我擇其副崇韜未及言莊宗曰吾得之矣無以易鄉也乃以繼岌為西南面行營都統崇韜為招討使軍政皆決崇韜唐軍入蜀所過迎降王衍弟宗弼陰送款于崇韜求為西川兵馬留後崇韜以節度使許之軍至成都宗弼畧衍于西宮悉取衍嬪妓珍寶奉崇韜及其子廷誨又與蜀人列狀見魏王請崇韜留鎮蜀繼岌頗疑崇韜崇韜無以自明因以事斬宗弼及其弟宗渥宗勳沒其家財

蜀人大恐崇韜素嫉宦官嘗謂繼岌曰王有破蜀功師旋必爲太子後五上千秋萬歲後嘗盡去宦官至於廄馬亦不可騎繼岌以軍事從襲等見崇韜專任軍事心已不平及聞此言遂皆切齒恩有以圖之莊宗聞破蜀遣宦官向延嗣勞軍崇韜不郊迎延嗣大怒因與從襲等共構之延嗣還上蜀將得兵三十萬馬九千五百匹兵器七百萬糧二百五十三萬石錢一百九十二萬緡金銀二十一萬兩珠玉犀象二萬文錦綾羅五十萬匹莊宗曰以三蜀天下之富國也所得止於此邪延嗣因言蜀之寶貨皆入崇韜之誣其有異志將危魏王莊宗怒遣宦官馬彥珪至蜀視崇韜去就彥珪以告劉皇后劉皇后教彥珪矯詔魏王殺之崇韜有子五人其二從死于蜀餘皆見殺其破蜀所得皆籍沒明宗即位詔許歸葬以其太原故宅賜其一孫當崇韜用事時自宰相豆盧革韋悅等皆傾附之崇韜父諱弘革等即因佗事奏改弘文館爲崇文館以其姓郭因以爲子儀之後崇韜遂以爲然其伐蜀也過子儀墓下馬號慟而去聞者頗以爲笑然崇韜盡忠國家有大略其已破蜀因遣使者以唐威德風諭南詔諸蠻欲因以綏來之可謂有志矣

安重誨應州人也其父福遷事晉爲將以驍勇知名梁攻

朱宣于鄆州晉兵救宣宣敗福遷戰死重誨少事明宗爲人明敏謹恪明宗鎮安國以爲中門使及兵變于魏所與謀議大計皆重誨與霍彥威決之明宗即位以爲左領軍衛大將軍樞密使兼領山南東道節度使固辭不拜改兵部尚書使如故在位六年累加侍中兼中書令重誨自爲中門使已見親信而以佐命功臣處機密之任事無大小皆所參決其勢傾動天下雖其盡忠勞力時有補益而恃功矜寵威福自出旁無賢人君子之助其獨見之慮禍釁所生至於臣主俱傷幾滅其族斯其可哀者也重誨嘗出過御史臺門殿直馬延誤衝其前導重誨怒節臺門斬延而後奏是時隨駕聽子軍十桑弘遷毆傷相州録事參軍親從兵馬使安虔走馬衝宰相前導弘遷罪死虔決杖而已重誨已斬延乃請降勑處分明宗不得已從之由是御史諫官無敢言者宰相任圜判三司以其職事與重誨爭不能得圜怒辭疾退居于磁州朱守殷以汴州反重誨遣人矯詔馳至其家殺圜而後白誣圜與守殷通謀明宗皆不能詰也而重誨恐天下議已因取三司積欠二百餘萬請放之冀以悅人而塞責明宗不得已爲詔蠲除之其威福自出多此類也是時四方奏事皆先白重誨然後聞河南縣獻嘉禾一莖五穗重誨視之曰偽也管其人而遣

之夏州李仁福進白鷹重誨却之明日白
毋得獻鷹鶻而仁福違詔獻鷹臣已却之
陰遣人取之以入佗日按鷹于西郊戒左
也宿州進白兎重誨曰兎陰且狡雖白何
明宗為人雖寬厚然其性夷狄果於殺人
方所牧馬齊而多斃坐劾當死重誨諫曰
故殺一軍使是謂貴畜而賤人令方因得
減死明宗遣回
鶻侯三馳傳至其國侯三至醴泉縣縣素
僻無驛馬其令
劉知章出獵不時給馬侯三遽以聞明宗
大怒械知章至
京師將殺之重誨從容為言知章乃得不
死其盡忠補闕

曰陛下詔天下
矣重誨出明宗
右無使重誨知
為遂却而不白
馬牧軍使田令
便天下聞以馬

亦此類也重誨既以天下為己任遂欲內為社稷之計而
外制諸侯之彊然其輕信韓玫之譖而絕錢鏐之歷徒陷
彥溫於死而不能去潞王之患李嚴一出而知祥貳仁矩
未至而董璋叛四方騷動師旅並興如投膏止火適足速
之此所謂獨見之慮禍釁所生也錢鏐據有兩浙號兼吳
越而王自梁及莊宗常異其禮以羈縻臣屬之而已明宗
即位鏐遣使朝京師寓書重誨其禮慢重誨怒未有以發
乃遣其嬖吏韓玫副供奉官烏昭遇復使於鏐而玫恃重
誨勢數凌辱昭遇因醉使洒以馬箠擊之鏐欲奏其事昭
遇以為辱國固止之及玫還返譖於重誨曰昭遇見鏐舞

蹈稱臣而以朝廷事私告鏐昭遇坐死御史獄乃下制削奪鏐官爵以太師致仕於是錢氏遂絕於唐矣潞王從珂爲河中節度使重誨以謂從珂非李氏子後必爲國家患乃欲陰圖之從珂閱馬黃龍莊其牙內指揮使楊彥溫閉城以叛從珂遣人謂彥溫曰我遇汝厚何苦而反邪報曰彥溫非叛也得樞密院宣請公趣歸朝廷耳從珂走虞鄉馳騎上變明宗疑其事不明欲究其所以乃遣殿直都知范盦以金帶襲衣金鞍勒馬賜彥溫拜彥溫絳州刺史以誘致之重誨固請用兵明宗不得已乃遣侍衛指揮使藥彥稠西京留守索自通率兵討之而戒曰爲我生致彥溫吾將自訊其事彥稠等攻破河中希重誨旨斬彥溫以滅口重誨率群臣稱賀明宗大怒曰朕家事不了鄉等不合致賀從珂罷鎮居清化里第重誨數諷宰相言從珂失守宜得罪馮道因白請行法明宗怒曰吾兒爲姦人所中事未辨明公等出此言是不欲容吾兒人間邪趙鳳因言春秋責帥之義所以勵爲臣者明宗曰皆非公等意也道等惶恐而退居數日道等又以爲請明宗顧左右而言佗明日重誨乃自論列明宗曰公欲如何處置我即從公重誨曰此父子之際非臣所宜言惟陛下裁之明宗曰吾爲小校時衣食不能自足此兒爲我擔石灰拾馬糞以相養活

今貴爲天子獨不能庇之邪使其杜門私第亦何與公事
重誨由是不復敢言孟知祥鎮西川董璋鎮東川二人皆
右異志重誨每事裁抑務制其姦心凡兩川守將更代多
用己所親信必以精兵從之漸令分戍諸州以虞緩急二
人覺之以爲圖己益不自安既而遣李嚴爲西川監軍知
祥大怒即日斬嚴以分閬州爲保寧軍以李仁矩爲節度
使以制璋且削其地璋以兵攻殺仁矩二人遂皆反唐兵
或蜀者積三萬人其後知祥殺璋兼據兩川而唐之精兵
皆陷蜀初明宗幸汴州重誨建議欲因以伐吳而明宗難
之其後戶部尚書李鏻得吳諜者言徐知誥欲舉吳國以
稱藩願得安公一言以爲信鏻即引諜者見重誨重誨大
喜以爲然乃以玉帶與諜者使遺知誥爲信其直千婚初
不以其事聞其後逾年知誥之問不至始奏貶鏻行軍司
馬已而捧聖都軍使李行德十將張儉告變言樞密承旨
李虔徽語其客邊彥溫云重誨私募士卒繕治兵器欲自
伐吳又與相者交私明宗以問重誨重誨惶恐請究其事
明宗初頗疑之大臣左右皆爲之辨既而少解始告重誨
以彥溫之言因廷詰彥溫具伏其詐於是君臣相顧泣下
彥溫行德儉皆坐族誅重誨因求解職明宗慰之曰事已
辨慎無措之胷中重誨論請不已明宗怒曰放卿去朕不

患無人顧武德使孟漢瓊至中書趣馮道等議代重誨者
馮道曰諸君苟惜安公使得罷去是紓其禍也趙鳳以爲
大臣不可輕動遂以范延光爲樞密使而重誨居職如故
董璋等反遣石敬瑭討之而川路險阻糧運甚艱每費一
石而致一斗自關以西民苦輸送往往亡聚山林爲盜賊
明宗謂重誨曰事勢如此吾當自行重誨曰此臣之責也
乃請行關西之人聞重誨來皆已恐動而重誨日馳數百
里遠近驚駭督趣糧運日夜不絕斃踣道路者不可勝數
重誨過鳳翔節度使朱弘昭延之寢室使其妻子奉事左
右甚謹重誨酒酣爲弘昭言昨被讒構幾不自全賴人主

聖明得保家族因感歎泣下重誨去弘昭馳騎上言重誨
然望不可令至行營恐其生事而宣徽使孟漢瓊自行營
使還亦言西人震駭之狀因述重誨過惡重誨行至三泉
被召還過鳳翔弘昭拒而不納重誨懼馳趨京師未至拜
河中節度使重誨已罷希貢爭求其過官者安希倫坐与
重誨交私嘗爲重誨陰伺宮中動息事發棄市重誨益
懼因上章告老以太子太師致仕而以李從璋爲河中節
度使遣樂彥稠率兵如河中虞變重誨子崇緒崇贇宿衛
京師聞制下即日奔其父重誨見之驚曰二渠安得來已
而曰此非渠意爲人所使耳吾以一死報國餘復何言乃

械送二子于京師行至陝州下獄明宗又遣翟光業至河中視重誨去就戒曰有異志則與從璋圖之又遣宦者使于重誨使者見重誨号泣不已重誨問其故使者曰人言公有異志朝廷遣藥彥稠率師至矣重誨曰吾死未塞責遽勞朝廷興師以重明主之憂光業至從璋率兵圍重誨第八拜于庭重誨降而荅拜從璋以檛擊其首重誨妻走抱之而呼曰令公死未晚何遽如此又擊其首夫妻皆死流血盈庭從璋檢責其家貲不及數千緡而已明宗下詔以其絶錢鏐致孟知祥董璋及議伐吳以為罪并殺其二子其餘子孫皆免重誨得罪知其必死歎曰我固當死但恨不與國家除去潞王此其恨也

嗚呼官失其職久矣予讀梁宣底見敬翔李振爲崇政院使凡承上之旨宣之宰相而奉行之宰相有非其見時而事當上決者與其被旨而有所復請者則具記事而入（記事若今學士院諮報今士大夫間必文字狙往來謂之簡帖俚俗猶謂之記事也）因崇政使以聞得旨則復宣而出之梁之崇政使乃唐樞密之職蓋出納之任也唐常以宦者爲之至梁戒其禍始更用士人其備顧問參謀議于中則有之未始專行事于外也至崇韜重誨爲之始復唐樞密之名然權侔於宰相矣後世因之遂分爲二文事任宰相武事任樞密樞密之任既重而宰相自

此失其職也

五代史記卷二十四

五代史記卷第二十五

歐陽脩撰

徐無黨注

唐臣傳第十三

周德威字鎮遠朔州馬邑人也爲人勇而多智能望塵以知敵數其狀貌雄偉笑不改容人見之凜如也事晉王爲騎將稍遷鐵林軍使從破王行瑜以功遷內衙指揮使其小字陽五當梁晉之際周陽五之勇聞天下梁軍圍晉太原下令軍中曰能生得周陽五者號陳野义常乘白馬被朱甲以自異出入陣中求周陽五

欲必生致之晉王戒德威曰陳野又欲得汝以求刺史兄白馬朱甲者宜善備之德威曰陳章好大言耳安知刺史非臣作邪因戒其部兵曰見白馬朱甲者當佯走以避之兩軍皆陣德威微服雜卒伍中陳章出挑戰兵始交德威部下見白馬朱甲者因退走章果奮鞚急追之德威伺章已過揮鐵鎚擊之中章墮馬遂生擒之梁攻燕晉遣德威將五萬人爲燕攻梁取潞州遷代州刺史內外蕃漢馬步軍都指揮使梁軍捨燕攻潞圍以夾城潞州守將李嗣昭閉城距守而德威與梁軍相持於外踰年嗣昭與德威素有隙晉王病且革語莊宗曰梁軍圍潞而德威與嗣昭有隙吾甚憂之王喪在殯莊宗新立殺其叔父克寧國中未定而晉之重兵悉屬德威于外晉人皆恐莊宗使人以喪及克寧之難告德威且召其軍德威聞命即日還軍太原留其六城外徒步而入伏梓宮前慟哭幾絕晉人乃安遂從莊宗復擊梁軍破夾城與李嗣昭歡如初以破夾城功拜振武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天祐七年秋梁遣王景仁將魏滑汴宋等兵七萬人擊趙趙王王鎔乞師于晉晉遣德威先屯趙州冬梁軍至于柏鄉趙人告急莊宗自將出贊皇會德威于石橋進距栢鄉五里營野河北晉兵少而景仁所將神威龍驤拱宸等軍皆梁精兵人馬鎧

甲飾以組綉金銀其光耀日賁軍望之色動德威勉其衆曰此汴宋傭販兒徒飾其外耳其中不足懼也其一甲之直數十千得之適足爲吾資無徒望而愛之當勉以往取也退而告于莊宗曰梁兵甚銳未可與爭宜少退以待之莊宗曰吾提孤軍出千里其利速戰今不乘勢急擊之使敵知吾之衆寡則吾無所施矣德威曰不然趙人能城守而不能野戰吾之取勝利在騎兵平川廣野騎兵之所長也今吾軍於河上迫賊營門非吾用長之地也莊宗不悅退卧帳中諸將無敢入見德威謂監軍張承業曰王慾老兵不速戰者非怯也且吾兵少而臨賊營門所恃者一水隔耳使梁得舟栰渡河吾無類矣不如退軍鄗邑誘敵出營擾而勞之可以策勝也承業入言曰德威老將知兵願無忽其言莊宗遽起曰吾方思之耳已而德威獲梁遊兵問景仁何爲曰治舟數百將以爲浮梁德威引與俱見莊宗笑曰果如公所料乃退軍鄗邑德威晨遣三百騎叩梁營挑戰自以勁兵三千繼之景仁怒悉其軍以出與德威轉鬬數十里至于鄗南兩軍皆陣梁軍橫亘六七里汴宋之軍居西魏滑之軍居東莊宗策馬登高望而喜曰平原淺草可前可却真吾之勝地也乃使人告德威曰吾當爲公先公可繼進德威持馬諫曰梁軍輕出而遠來與吾轉

戰其來必不暇齎糧縱其能齎亦不暇食不及日午人馬俱饑因其將退而擊之勝諸將亦皆以爲然至未申時梁軍東偏塵起德威誅譟而進麾其西偏曰魏滑軍走矣又麾其東偏曰梁軍走矣梁陣動不可復整乃皆走遂大敗自鄗追至栢鄉橫尸數十里景仁以十餘騎僅而免自梁與晉爭凡數十戰其大敗未嘗如此劉守光僭號於燕旨遣德威將兵三萬出飛狐以擊之德威入祁溝關取涿州遂圍守光於幽州破其外城守光閉門距守而晉軍盡下燕諸州縣獨幽州不下圍之踰年乃破之以功拜盧龍軍節度使德威雖爲大將而常身與士卒馳騁於矢石之間守光驍將單廷珪望見德威於陣曰此周陽五也乃挺槍馳騎追之德威佯走廷珪垂及側身少却廷珪馬方馳不可止縱其少過舊槍擊之廷珪墜馬遂見擒莊宗與劉鄩相持于魏鄩夜潛軍出黃澤關以襲太原德威自幽州以千騎入上門以躡之鄩至樂平遇雨不得進而還德威與鄩俱東爭趨臨清臨清有積粟且晉軍餉道也德威先馳據之以故莊宗卒能困鄩軍而敗之莊宗勇而好戰尤銳於見敵德威老將常務持重以挫人之鋒故其用兵常伺敵之隙以取勝十五年德威將燕兵三萬人與鎮定等軍從莊宗于河上自麻家渡進軍臨濮以趨汴州軍宿

胡柳陂黎明候騎報曰梁軍至矣莊宗問戰於德威德威
對曰此去汴州信宿而近梁軍父母妻子皆在其中而梁
人家國繫此一舉吾以深入之兵當其必死之戰可以計
勝而難與力爭也且吾軍先至此糧糗具而營柵完是謂
以逸待勞之師也王宜按軍無動而臣請以騎軍擾之使
其營柵不得成樵蘇不暇給因其勞乏而乘之可以勝也
莊宗曰吾軍河上終日俟敵今見敵不擊復何爲乎顧李
存審曰公以輜重先吾爲公殿遽督軍而出德威謂其子
曰吾不知死所矣前遇梁軍而陣王軍居中鎮定之軍居
左德威之軍居右而輜重次右之西兵已接莊宗率銀槍
軍馳入梁陣梁軍小敗犯晉輜重輜重見梁朱旗皆驚走
入德威軍德威軍亂梁軍乘之德威父子皆戰死莊宗與
諸將相持而哭曰吾不聽老將之言而使其父子至此莊
宗即位贈德威太師明宗時加贈太尉配享莊宗廟晉高
祖追封德威燕王子光輔官至刺史

符存審字德詳陳州宛丘人也初名存少微賤嘗犯法當
死臨刑指旁壞垣顧主者曰願就死于彼冀得垣土覆尸
主者哀而許之爲徙垣下而主將方飲酒顧其愛妓思得
善歌者佐酒妓言有符存當爲妾歌甚善主將馳騎召存
審而存審以徙垣下故未加刑因牲就召使歌而悅之存

審因得不死其後事李罕之從罕之歸晉晉王以爲義兒軍使賜姓李氏名存審從晉王擊李匡儔爲前鋒破居庸關又從擊王行瑜破龍泉寨以功遷檢校左僕射從李嗣昭攻汾州執李瑭遷左右廂步軍都指揮使又從嗣昭攻潞州降丁會從周德威破梁夾城遷忻州刺史蕃漢馬步軍都指揮使晉趙攻燕梁救燕擊趙深州圍藩縣存審與史建瑭軍下博擊走梁軍遷邢州團練使魏博叛梁降晉存審爲前鋒屯臨清莊宗入魏存審殿軍魏縣與劉鄩相距於莘西從莊宗敗鄩於故元城實以邢州降乃以存審爲安國軍節度使毛璋以滄州降徙存審橫海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契丹圍幽州是時晉與梁相持河上兵兵少欲分救懼失之莊宗疑以問諸將而存審獨以爲當救曰願假臣騎五千足矣乃遣存審分兵救之大敗之契丹從戰胡柳陂晉軍晨敗亡周德威存審與其子彥圖力戰暮復敗梁軍于士山遂取德勝寨河南北爲兩城晉人謂之夾寨遷內外蕃漢馬步軍總管梁朱友謙以河中同州降晉梁遣劉鄩攻同州友謙求救晉遣存審與李嗣昭救之河中兵少而弱梁人素易之且不虞晉軍之速至也存審選精騎二百雜河中兵出擊鄩壘陽敗而走鄩兵追之晉騎反擊獲其騎兵五十梁人知其晉軍也皆大驚

然可一舉少而新降人心頗持兩端貢軍屯朝邑諸將皆
欲速戰存審曰使梁軍知吾利於速戰則將夾渭而營斷
我餉道以持久困我則我進退不可敗之道也不若緩師
示弱伺隙出奇可以取勝乃按軍不動居旬日豐氣者言
有黑氣狀如鬬雞存審曰可以一戰矣乃進擊郭大敗
之郭閉壁不復出存審曰郭兵已敗不如遠之乃休士卒
遣裨將王建及牧馬于沙苑郭以謂晉軍且懈乃夜遯去
存審追擊于渭河又大敗之張文禮弑趙王王鎔晉遣閻
寶李嗣昭等攻之至鎮州戰最後遣存審破之存審爲將
有機略大小百餘戰未嘗敗衂與周德威齊名德威死晉

之舊將獨存審在契丹攻蹙虜乃以存審爲盧龍軍節度
使時存審已病辭不肯行莊宗使人慰諭彊遣之莊宗滅
梁入洛存審自以身爲大將不得與破梁之功怏怏疾益
甚因請朝京師是時郭崇韜權位已重然其名望素出存
審下不樂其來而加已上因沮其事存審妻郭氏泣訴于
崇韜曰吾夫於國有功而與公鄉里之舊奈何忍令死弃
窮野崇韜愈怒存審章累上輒不許存審伏枕嘆曰老夫
事二主四十年今日天下一家四夷遠俗至於亡國之將
射鈎斬袪之人皆得親見天子奉觴爲壽而獨子弃死於
此豈非命哉崇韜度存審病已亟乃請許其來朝徙存審

宣武軍節度使卒于幽州臨終戒其子曰吾少提一劒去
鄉里四十年間取將相然鋒鋒冒刃出死入生而得至此
也因出其平生身所中矢鏃百餘而示之曰爾其勉哉存
審三子彥超彥饒彥卿彥超爲汾州刺史郭從謙弑莊宗
明宗入洛陽是時彥超爲北京巡檢求王存霸奔于太原
彥超見留守張憲謀之憲儒者事莊宗最久不忍背恩欲
納之彥超不從存霸遂見殺明宗即位彥超來朝明宗德
之勞曰河東無事賴爾之力也以爲建雄軍留後遷北京
留守從鎮昭義罷爲上將軍復爲泰寧軍節度使又從安
遠彥超主藏奴王希全盜其資彥超稍責之奴懼夜叩其
門言有急彥超出見殺贈大尉次子彥饒爲汴州馬步軍
都指揮使天成元年發汴兵三千戍虎牢關控鶴指揮使
張諫爲亂殺權知州高逖迫彥饒爲帥彥饒陽許之曰欲
吾爲帥當止焚掠明日以軍禮見吾於南衙乃陰與拱衙
指揮使龐起伏甲于衙內明日諫等皆集伏兵發誅諫等
殺四百餘人即日牒州事與推官韋儼明宗下詔褒其忠
略其後累遷彰聖都指揮使歷曹沂饒三州刺史清泰三
年自饒州刺史拜忠正軍節度使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
晉高祖起太原彥饒以侍衛兵從廢帝至河陽廢帝敗晉
高祖以楊光遠代彥饒將親軍從彥饒義成軍節度使范

延光反白奉進以侍衛兵三千屯滑州兵士犯法奉進捕得五人其三人義成兵也因并斬之彥饒怒明日奉進從數騎過彥饒謝不先告而殺彥饒曰軍士各有部分義成兵卒豈公所得斬邪何無主客之禮也奉進怒曰軍士犯法安有彼此且僕已自過而公怒不息欲與延光同反耶拂衣而起彥饒不復留之其麾下大譟追奉進殺之彥饒不之止也已而屯駐軍將馬萬等聞亂以兵擒彥饒送之京師遂以彥饒應延光反聞行至赤岡高祖使人殺之下詔削奪在身官爵彥饒與晉初無釁隙以一旦之忿不能馭其軍殺奉進已非其本意以反見誅非其罪也

史建瑭鴈門人也晉王爲鴈門節度使其父敬思爲九府都督從晉王入關破黃巢復京師擊秦宗權于陳州常將騎兵爲先鋒晉王東追黃巢于冤朐還過梁軍其城北梁王置酒上源驛獨敬思與薛鐵山賀回鶻等十餘人侍晉王酣臥宿梁驛梁兵夜圍而攻之敬思登驛樓射殺梁兵十餘人會天大雨晉王得與從者俱去縋尉氏門以出而敬思爲梁追兵所得見殺建瑭少事軍中爲裨校自晉降丁會與梁相拒於潞州建瑭已爲晉兵先鋒梁兵數爲建瑭所殺相戒常避史先鋒梁遣王景仁攻趙晉軍救趙建瑭以先鋒兵出井陘戰于柏鄉梁軍爲方陣分其兵爲二

汴宋之軍居左魏博之軍居右周德威擊其左建瑭擊其右梁軍皆走遂大敗之以功加檢校左僕射天祐九年晉攻燕燕王劉守光乞師于梁梁太祖自將擊趙圍棗彊脩縣是時晉精兵皆北攻燕獨符存審與建瑭以三千騎屯趙州梁軍已破棗彊存審扼下博橋建瑭分其麾下五百騎爲五隊一之衡水一之南宮一之信都一之阜城而自將其一約各取梁芻牧者十人會下博至暮擒梁兵數十皆殺之各留其一人縱使逸去告之曰晉王軍且大至明日建瑭率百騎爲梁旗幟雜其芻牧者暮叩梁營殺其守門卒縱火大呼斬擊數十百人而梁芻牧者所出各遇晉兵有所亡失其縱而不殺者歸而皆言晉軍且至梁太祖夜拔營去脩縣人追擊之梁軍弃其輜重鎧甲不可勝計梁太祖方病由是增劇而晉軍以故得并力以收燕者三人之力也後從莊宗入魏博敗劉鄩於故元城累以功歷貝相二州刺史十八年晉軍討張文禮於鎮州建瑭以先鋒兵下趙州執其刺史王鋋兵傳鎮州建瑭攻其城門中流矢卒年四十二建瑭子匡翰尚晉高祖女是爲嘗國長公主匡翰爲將沈毅有謀而接下以禮與部曲語未嘗不名歷天雄軍步軍都指揮使彰聖馬軍都指揮使事晉爲懷和二州刺史鄭州防禦使義成軍節度使所至兵民稱

慕之史氏世爲將而匡翰好讀書尤喜春秋三傳與學者講論終日無倦義成軍從事關徹尤嗜酒嘗醉罵匡翰曰近聞張彥澤臠張式未見史匡翰斬關徹天下談者未有偶耳匡翰不怒引滿自罰而慙勉之人皆服其量卒年四十

王建及許州人也少事李罕之從罕之奔晉爲匡衛指揮使梁晉戰柏鄉相拒鄗邑野河上鎮定兵扼河橋梁兵急擊之莊宗登高望見鎮定兵將敗顧建及曰橋爲梁奪則吾軍危矣柰何建及選二百人馳擊梁兵梁兵敗解去從戰幸縣故元皆先登陷陣以功累拜遂州刺史將銀槍效節軍晉攻楊劉建及躬自負葭葦堙塹先登拔之從戰胡柳晉兵已敗與梁爭土山梁兵先至登山而陣莊宗至山下望梁陣堅而整呼其軍曰今日之戰得山者勝因馳騎犯之建及以銀槍軍繼進梁兵下走陣山西晉兵遂得土山諸將皆言潰兵未集且暮不可戰閻寶曰彼陣山上吾在其下尚能擊之況以高而擊下不可失也建及以爲然因白莊宗曰請登高望臣破敵耶呼其衆曰今日所失輜重皆在山西盍往取之即馳犯梁陣梁兵大敗晉遂軍德勝爲南北城于河上梁將賀瓌攻其南城以竹笮維戰艦于河晉兵不得渡南城危甚莊宗積金帛於軍門募能破梁戰艦者至於吐火禁況莫不皆有建及重鎧執矟呼曰

梁晉一水間耳何必巧爲吾今破之矣即以大瓮積薪自上流縱火焚梁艦建及以二舟載甲士隨之斧其竹笮梁兵皆走晉軍乃得渡救南城壞圍解去自莊宗得魏博建及將銀槍效節軍建及爲將喜以家資散士卒莊宗遣宦官宣令圖監其軍令圖言建及得士心懼有異志不可令典牙兵即以爲代州刺史建及怏怏而卒年五十七

行欽兩州人也爲劉守光裨將守光篡其父仁恭使行欽以兵攻仁恭仁恭[illegible]之又使行欽害諸兄弟其後晉攻幽州守光使行欽募兵雲州間是時明宗掠地山北與行欽相拒數舉軍[illegible]明宗七射中行欽行欽矢而戰亦射明宗中股行欽屢敗乃降明宗撫其背而飲以酒曰壯士也因養以爲子常從明宗戰數立功莊宗已下魏益選驍將自衛聞行欽趫勇取之以爲散員都部署賜姓名曰李紹榮莊宗好戰而輕敵與梁軍戰潘張軍敗而潰莊宗得三四騎馳去梁兵數百追及攢矟圍之行欽望其旗而識之馳一騎奮劍斷其二矛斬首一級梁兵解去莊宗還營持行欽泣曰富貴與卿共之由是寵絕諸將拜忻州刺史遷武寧軍節度使莊宗宴羣臣於內殿酒酣樂作道平生戰陣事以爲笑樂而怪行欽不在因左右顧視曰紹榮安在所司奏曰奉敕宴使相紹榮散官不得與

也莊宗罷會不樂明日即拜行欽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自此不召羣臣入內殿但宴武臣而已趙在禮反於魏莊宗方選大將擊之劉皇后曰此小事可趣紹榮指揮乃以行欽爲鄴都行營招撫使將二千人討之行欽攻鄴南門以詔書招在禮在禮送羊酒犒軍登城謂行欽曰將士經年離去父母不取敕旨奔歸上貽聖憂追悔何及若公善爲之辭尚能改過自新行欽曰天子以汝等有社稷之功小必當赦宥在禮在禮以詔書示諸軍皇甫暉從旁奪詔之軍士大譟行欽見以聞莊宗大怒敕行欽破城之乃益召諸鎮兵皆屬行欽行欽乃盡出分諸鎮兵爲五道毀民車輪門扉屋椽爲筏渡長慶河攻冠氏門不克是時邢洺諸州相繼皆叛而行欽攻鄴無功莊宗欲自將以往羣臣皆諫止乃遣明宗討之明宗至魏軍城西行欽軍城南而明宗軍變入于魏與在禮合行欽聞之退屯衛州以明宗反聞莊宗遣金槍指揮使李從璟馳詔明宗討事從璟明宗子也行至衛州而明宗已反行欽乃縶從璟將殺之從璟請還京師乃許之明宗自魏縣引兵南行欽率兵趨還京師從莊宗幸汴州行至滎澤聞明宗已渡黎陽莊宗復遣從璟通問于明宗行欽以爲不可因擊殺從璟明宗入汴州莊宗至萬勝鎮不得進與行欽登道

傍冢置酒相顧泣下有野人獻雉問其冢名野人曰愁臺也莊宗益不悅因罷酒去西至石橋置酒野次莊宗謂行欽曰卿等從我久富貴急難無不同也今茲危蹙而默默無言坐視成敗我至滎澤欲單騎渡河自求總管卿等各陳利害今日俾我至此卿等何如行欽泣而對曰臣本小人蒙陛下撫養位至將相危難之時不能報國雖死無以塞責因與諸將百餘人皆解髻斷髮置之于地誓以死報君臣相持慟哭莊宗還洛陽數日復率兵北來郭從謙反莊宗崩行欽出奔行至平陸爲野人所執送虢州刺史石潭斬其兩足載以檻車送京師明宗見之罵曰我見何負於爾行欽瞋目視曰先皇帝何負於爾乃斬于洛陽市人皆爲之流涕

嗚呼死之所以可貴者以其義不苟生爾故曰王在與在主亡與亡者社稷之臣也方明宗之兵變于魏諸將來知去就而行欽獨以反間又殺其子從璟至於斷髮自誓其誠節有足嘉矣及莊宗之崩不能自決而反逃死以求生終於被執而見殺其言雖不屈而死非其志也烏足貴哉

安金全代北人也爲人驍果工騎射號能擒生踏伏事晉爲騎將數從莊宗用兵有功官至刺史以疾居于太原莊宗已下魏博與梁相距河上梁將王檀襲太原晉兵皆從

莊宗于河上太原無備監軍張承業大恐率諸司工匠登城扞禦而外攻甚急金全彊起謂承業曰太原晉之根本也一旦不守則大事去矣老夫誠憊矣然尚能爲公破賊承業喜授以甲兵金全被甲跨馬召率子弟及故將吏得百餘人夜出北門擊擅於牟馬城中檀軍驚潰而晉救兵稍至然莊宗不以金全爲能終其世不錄其功金全與明宗有舊明宗即位拜金全振武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在鎮二年召還京師以疾卒

袁建豐不知其世家晉王討黃巢至華陰闌得之時方九歲愛其俊爽收養之長習騎射爲錢林都虞候從擊王行瑜李巨威以功遷突陣指揮使從莊宗破夾城戰柏鄉遷左廂馬軍指揮使明宗爲內衙指揮使建豐爲副使從莊宗入魏取衛磁洺三州拜洛州刺史擊梁將王千斬首千餘級獲其將校七十餘人遷相州刺史從戰胡柳指揮使孟謙據相州叛建豐還討平之徙鄆州刺史病風廢明宗即位以舊恩召還京師親幸第撫慰甚厚加檢校太尉遥領鎮南軍節度使俾食其俸以卒贈太尉

西方鄴定州蒲城人也父再遇爲州軍校鄴居軍中以勇力聞年二十南渡河遊梁不見用復歸莊宗于河上莊宗以爲孝義指揮六　從征伐有功同光中爲曹州刺史以

州兵屯汴州明宗自魏反兵南渡河而莊宗東幸汴州汴州節度使孔循懷二志使北門迎明宗西門迎莊宗所以供帳委積如一日先至者入之鄴因責循曰主上破梁而得公有不殺之恩奈何欲納揔管而負國循不荅鄴度循不可爭而石敬瑭妻明宗女也時方在汴鄴欲殺之以堅人心循知其謀取之藏其家鄴無如之何而明宗已及汴乃將麾下兵五百騎西迎莊宗見於汜水嗚咽泣下莊宗赤爲之噓唏乃使以兵爲先鋒莊宗至汴西不得入還洛陽遇弒明宗入洛鄴請死於馬前明宗嘉歎久之明年鄴南高季興叛明宗遣襄州節度使劉訓等招討而以襄州董璋爲西南面招討使乃拜鄴夔州刺史副璋以兵出三峽已而訓等無功見黜詔將皆罷璋亦未嘗出兵惟鄴獨取三州乃以夔州爲寧江軍拜鄴節度使已而又取歸州數敗季興之兵鄴武人所爲多不中法度判官譚善達數以諫鄴鄴怒遣人告善達受人金下獄善達素剛辭益不遜遂死于獄中鄴病見善達爲祟卒于鎮

五代史記卷第二十五